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一七回 兩差人暗搜內藏 一老丐獨陰封門

話說賈知縣正同金仁鼎想著主意，忽見李龍、王虎兩個差人，一個抱住頭，一個捧住嘴，說得不清楚，走得來請老爺作主。看官，你道這是一回什麼事呢？原來李龍、王虎這兩個差人，本是監安縣一百幾十個差役中著名的兩個好手，他同本官有個定例在前，凡遇到批差的事件，下手先都是批他們兩人。他們把票子了，划本划利的一算，如其沒甚好處呢，當時便把票子繳上回道：「這件事差人乾不來。」本官這才另改旁人。若是票子接走了呢，刑名案件抵准□兩銀子孝敬，錢谷案件抵准二□兩銀子孝敬。今天批差照應大成廟，他們曉得這廟裡是富足不過，單那佛殿當中那架香錢櫃子還要倒兩百千文呢。所以接著這張票子，以為可以發一筆大大的財交，心中歡喜不過。到了本官走後，一些人便忙了代鐵珊收屍。李龍向王虎把嘴一歪，兩人直朝裡走進了二門。李龍就直奔大殿，王虎大喊道：「老龍，你那裡不識嗎？一直上大雄殿上，難道抱個羅漢去換糖吃嗎？你不看見東邊掛著一面牌喊我們去呢。」李龍初還不懂，及至廟東望去，果見那柱上掛了一面牙紅色牌，上面「庫房」二字。李龍看明，反轉抱怨王虎道：「你這人就說明了也好。要用這些功夫，可不要耽擱時候嗎？假如再碰個把同伙的走得來，那便又要分肥呢。」王虎道：「我舛，我舛，怪我不好。讓你上大殿兜個圈子，那才真燥呢。」就這說話的時候，兩人已走到庫房門口。但見那庫房是一扇自關門，李龍用手一推，忽聽那鈴鐺響了一陣。二人走至裡面，見當窗橫了一張帳桌，桌頭豎了一架賬箱，賬箱上面暗鎖得好好的。王虎生來精細，他並不造次搜羅，便定神在四面察看。李龍那知就裡，先想開那帳箱，因沒有鑰匙，只得在箱門上捫了一捫，連抓手都沒有，只得歎了口氣。跟後便將桌子當中的一個抽屜，心裡便想開來看看。拉住銅環一抽，那知裡面也有暗鎖。他便任起性來，使出那吃奶的力氣，拼命的觸了兩觸，果然被他觸開，朝裡一望，銀屑於一些沒有，只有一方錢板，上面穿了一百通行的制錢，旁邊□五六個靖康的小鈔，其餘一塊硯台，一本草紙的零用帳，一錠斷頭黑墨，兩支禿筆。李龍好生氣悶，復行又將兩頭的抽屜觸開，裡面全是廢紙。李龍格外火冒，把幾只抽屜向地下一擯，提起來就是幾腳，可憐萬物有無常，好好的一張白木桌子，登時就殘壞掉了。王虎看著他好笑不過，便說道：「你且莫忙，事總有個一定的道理。摸不著氣噪亂擻，徒然驚天動地，那是不得成功的。我倒看定了一塊地方，大約廟中的一些家當，有八分數藏在裡面。」李龍道：「不要做格式，大家旅躁點罷。我看今日這個交易，多分還要歇本呢。你那處看著氣眼，我們快些動手是了。」

王虎見說，不慌不忙的便走到那個書架下面，把末層的一層木板提起，低頭一望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果不出我所料。」李龍聽說，也覺歡喜。走至近切，但見那書架下層本同個櫃子一般，裡面卻還有二尺高長方式兩張外國鐵櫃，將將橫放在架下，不大不小。那櫃蓋上有一個黃銅提手，提手旁邊有一個暗鎖的鎖門。王虎提了兩把，卻然提不開來。那櫃蓋上一張貼了個「內儲票據要件」，一張貼了個「內收金銀錢財」。李龍道：「我們不要鑰匙，最好每人抗一隻走，最是乾淨。」王虎道：「你好大力氣！我想櫃上的鑰匙一定在一個地方呢。」說著將那帳箱搬下地來，用腳一踏，只見那箱子分成幾片，裡面的帳簿翻了一地，卻沒什麼鑰匙。王虎也只得歎了一口氣，便又走向那和尚一張睡覺的鋪上去翻。還未動身，忽聽李龍笑嘻嘻的叫道：「虎伙計，鑰匙都尋著了！」說著便拿了一大串的走來，足有二三□把。又說道：「平時做事，你都說我有粗沒細，今日卻比你細心了。你可曉得那帳箱底下還有一個抽屜，這鑰匙就是在裡面的。」王虎接過一看，見有一把個銅叫子一般，較那鐵櫃上的鎖門正然相稱，心中好生歡喜，忙拿了去套上機關，扭了一扭，果然一提就開。只見裡面睡了□幾串大錢，五隻一排排了□五隻大寶，還堆了幾封碎銀子。另外有個銀袱包了一包，大約是零用的散碎。李龍道：「我們怎樣辦理？」王虎道：「沒有別樣說頭，一抵一半是了。但此時人賊現獲，不但不便弄走，而且一趟也弄不去的。不如我們仍將鐵櫃蓋好，將鑰匙帶走，押著把門封閉。夜間帶兩個伙計，翻屋進來，那才真妥當呢。」李龍道：「也好。」王虎收好鑰匙，關好了門，又把庫房的牌代他下掉。二人一點聲色不露，一搖二擺的到了前面，恰恰鐵珊的棺材已經起身出門。王虎大喊道：「你們諸位各散罷，馬上要封門了！」李龍在身邊掏出封條，走到廟外一片香燭店裡，討了一篇麵糊。王虎又前前後後喊了兩遍，一些看閒的都紛紛走散。王虎道：「哎呀，我還忘掉一事呢，你快到西邊鐵匠店裡買他兩副象鼻兩把大鎖。」李龍那敢怠慢。溜得血奔心似的，不上一刻，果然買到。裡面的梯子本是有的，抗了一張出來，方好鎖頭上的鎖。

一應碎事，統統停當。二人又進裡巡邏了一遍，見得一人沒得，然後到了外面，只見一個八□多歲的老花子，眼睛只有三分光，白頭髮長了披得滿頭，一手拎了一壺酒，一手不曉得拿的一塊什麼，在嘴裡咬著。一個騎馬勢，坐在那廟門口石檻上，身子倚著那東邊的門柱，喝著酒，那嘴裡唱道：

人忙我不忙，有酒有食有衣裳；人苦我不苦，衣裳不洗飯不煮。那怕將相與公侯，不若我身能作主。欲歌就歌笑就笑：妙高峰下皆樂土。

這老乞丐正然倚在門上，喝喝唱唱的。李龍由裡跑出，大喊道：「老花子，你坐到那石頭檯子上去罷！這裡要鎖門呢。」那老丐睬也不睬，他還喝他的酒，唱他的歌。李龍站在面前，眼睛睜睜的預備就想動手。王虎暗道：使不得，我曉得他手下是很有一點呢，這老頭子那能吃當得起？不要一樁命案未完，再弄出一樁命案罷。當下便向李龍使了一個眼色，他便走到老丐面前說道：「老人家，你到那石頭台上乘涼去罷，這裡我們奉了縣大老爺的公事，要來封門呢。」老丐見說，把眼睛向他崩了一崩，耳朵就了一就道：「你說什麼嗎？」王虎疑惑他是個聾子，便放大喉嚨，又照樣說了一遍。老丐見說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奉的縣大老爺的公事，叫我到石頭台上去，想像是個押逐了。倒要請教，那公事把我看一看呢。」王虎又大聲道：「不是押逐你的公事，是封這廟門的公事。因你倚在這門口，廟門不好關，所以叫你移到那石頭台上去的。」老丐見說，把頭向王虎一仰，下殼湊了兩湊，又說道：「公差老爺，不是押逐我，是封這個廟？我曉得了。同你商議件事，我人老骨頭硬，怕動得很啣。請你封第二重門罷。」李龍見說，向王虎埋怨道：「可是的，你要同他講理呢！依我老早一拖，門倒封起來了。」王虎道：「你這老人家，那裡這樣的不知事，老爺的公事封門，就便紳經董事都沒有變通的道理，那裡有你這個叫化子做得主嗎？也罷，你既怕動，我來攙你是了。」說著便用手來拖他的衣袖。老丐道：「不要動粗，賭硬是更不行。」

王虎見他出言太硬，不覺動了氣，便罵道：「不知進退的老狗！大約還不得由你不行呢。」說著便用勁的拖他，以為總沒個拖不動的，那知真個還拖他不走。李龍笑道：「你真沒用處，等我來！」當下把袖子一卷，一手拖住那老丐的一隻腳，就同拉死狗一般。可笑這個老丐，雖然腳被人拖著，那手上一個燒酒壺還是一口一口的嚙，那籠著袖子裡的不知一樣什麼東西，他還是一口一口的咬。李龍真個無名火起，一手搶過了他手上的那把壺，認定他頭上就是一下，說道：「老王八，我對你做個結兒罷！」在李龍看著以為眼睜睜的一下，打在老丐頭上，鮮血直流。那知忽聽王虎「哎呀」了一聲，雙手抱住了一顆頭，那些血把王虎的副臉淌得同戲台上的個關聖帝君一般。李龍好生詫異，再把老丐一看，那把壺還在手上，那頭上連油皮也不曾去掉些。就此這一喧嚷，那廟門口便圍下一圈人來查問底細。李龍道：「這個老龜蛋，多分有障眼法呢。」老丐見他破口罵龜蛋，便哈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李龍，俺且交代你，你如再破口罵人，一定是要請你吃嘴頭呢。」李龍見說，加倍冒失，他們這些當公門的那個受得人的恚氣？當下便咬牙切齒，蹬起腳來罵道：「老狗！老畜！老龜！老賊！老砍刀！老忘八！」不住嘴的罵。可也奇怪，他罵一句，腳便一蹬，那手就向上一舞，「嘍」的一個嘴頭。罵了一串連，便打了一串連。要論李龍年紀才三□多歲，那一嘴的牙齒銅牆鐵壁一般，那知就這幾個嘴頭，可憐三□二個牙齒剩不上個倒四折，那嘴裡鮮血直流。可笑二人拖這一個老丐，鬧了許久，吃了一些死苦，卻不曾移動他一寸。

二人曉得不是勢頭，一個抱住頭，一個捧住嘴，說道：「是好漢，你不要走！我們有本事把本官請得來，再同你算帳。」老丐

大笑道：「很好很好！請你們帶個信把你家本官，就說他家老祖宗在此，不許封大成廟的門。」二人那裡還理會他，隨即奔到街前；聽說知縣到了相府，又奔到金相府，聽說知縣到了萬秋園。兩人不但傷處疼痛，就這四處一奔，也就頭昏腦悶。所以見了知縣，說了個沒頭沒尾。賈知縣問之再三，兩人方把老丐這一番情形說出。畢竟賈知縣聽了李龍、王虎的話，究竟怎樣辦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